

六

開始追尋古屋

台灣的廟宇、飛簷、紅磚、馬背，

那些燦爛的色彩，

開始湧入夢中呼喚著他。

台灣古屋指引了他繪畫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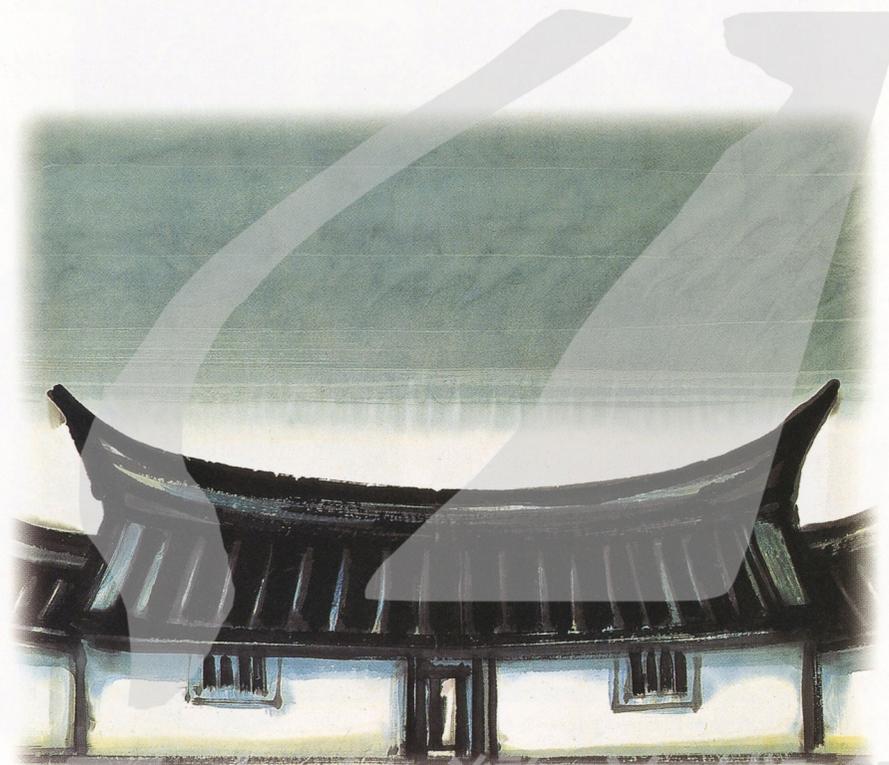
成為他汲取不盡的靈感泉源。

這些隱藏在鄉村蔓草中，

無人疼惜的台灣古屋，

此刻成為最令他沉迷感動的人間摯美。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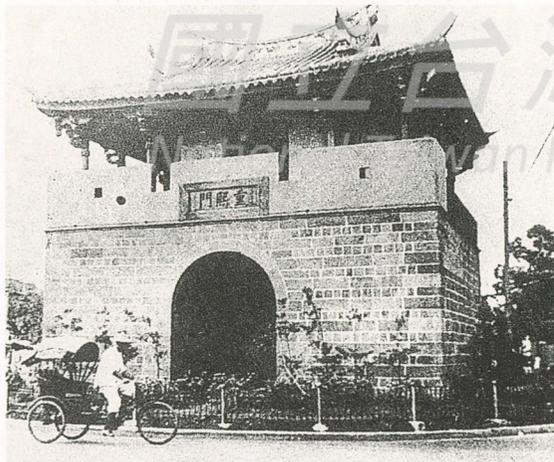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回國的第二天，席德進坐在三輪車上，經過台北小南門時，驚喜的發現古城門的迷人風采。從此，就一頭栽進台灣民家古宅的建築天地中。回國後，他也幾乎整天滿腦子都在思考西洋藝術如何與中國繪畫結合，為此他常到台北大稻埕、迪化街一帶去找結合歐普與中國的素材。有一次他便找到米篩，覺得它的紋路密集、規則有秩序，交織成幾何形，便塗上色彩，代表歐普藝術，再加上一張民間的門神，便成了一九六八年的「神像」。

●在人物畫方面，人物的表情與個性的流露較以前更能掌握，而人物臉部的肌理變化與色彩也比以前豐富。人物的背景時時出現大片平塗色面與清晰的邊緣線的硬邊藝術，可以想見一個畫家試著在具象畫與抽象畫之間找到平衡點，在



6-2 席德進 神像 1968年 油畫 91×9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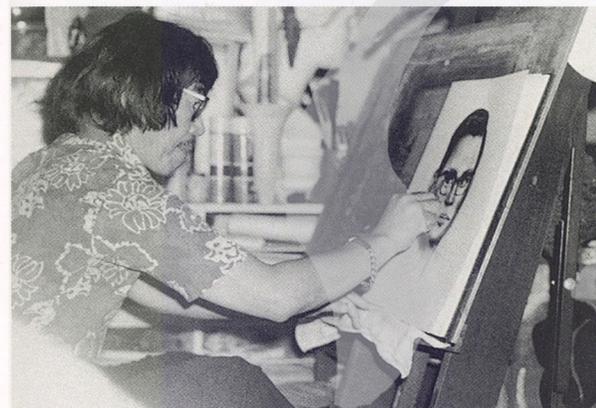


6-1 日據時期的小南門(又名重熙門)原貌

又名「重熙門」，位於台北市愛國西路底，據說是板橋林本源家族捐建的，整體建築風格清新細緻，相當特殊，日治時期並完整的保留下來。一九六六年，以「整頓市容配合觀光需要」為由，拆除原有城樓，改建成北方宮殿式樣，再也看不到原貌。



6-3 席德進一九七九年參加電影「香火」演出，圖為他在片場中為女演員畫速寫



6-4 畫像中的席德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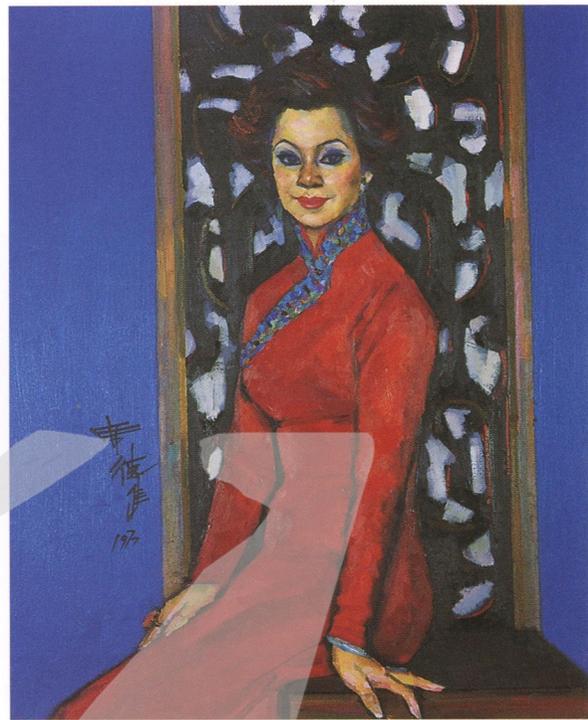
6-5 一九六七年席德進為中影影星唐寶雲畫像
(莊佳村先生 提供)

肖像畫上開拓出新鮮的格局。席德進認為肖像畫是先求一個「像」字，再加上畫家的主觀意識，把臉部重新組合，畫出人物內在的精神與性格。而一位偉大的肖像畫家，隨時都在更新一個構圖，發現新的姿勢、新的色彩與新的表現方法。所以肖像畫就不只是一張照片的效

用與價值，它已是一張永恆的藝術品了。一九六六年母子像與照片對照，就可以體會出照片與藝術品的不同了。再看他為藝文界朋友所畫的素描或油畫，如詩人周夢蝶，垂眉沈思，端坐有如一座山峰，刻畫出詩人內在的精神。



6-6 席德進 古衣女 1976年 油畫 99×80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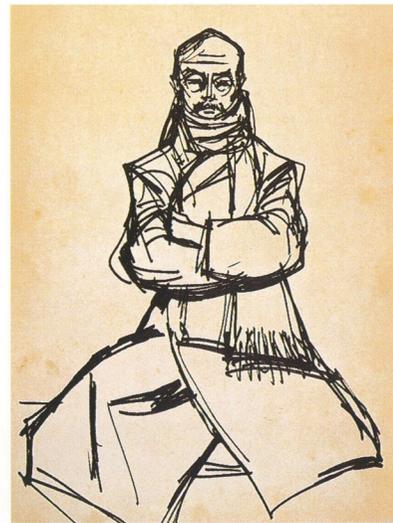
6-7 席德進 貴婦人 1977年 油畫 99.5×79公分



6-8 席德進 李亞俐畫像 約1978年 素描 47×40公分



6-9 席德進 李亞俐 1979年 油畫 116.5×9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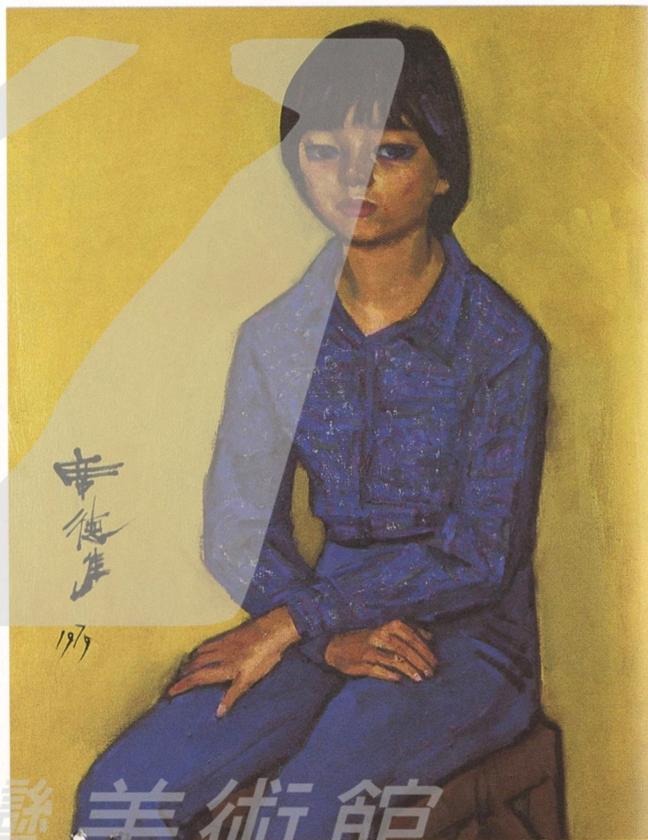
6-10 席德進 詩人周夢蝶素描
出生於一九二〇年的周夢蝶，是白先勇筆下的孤獨國主——詩人，擁有相當多作品，如「你是我底一面鏡子，我在你的心裡輕輕走著，沒有聲音，也無蹤跡；彷彿由天這邊到天那邊，一朵孤雲晚出。」（節錄）等詩。他在五〇年代末期於武昌街明星咖啡館騎樓下擺起書攤，隱於市集之中，是一位風格特殊的詩人。



6-11 席德進 詩人周夢蝶肖像 1972年 油畫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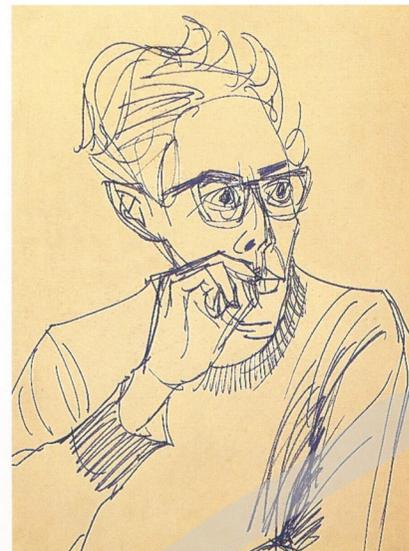


6-12 席德進 林懷民 45×33公分



6-13 席德進 小女孩 1979年 油畫

席德進一九七九年油畫作品「小女孩」，以好友李錫奇的二女兒為模特兒，原本他要將畫送給小女孩作紀念，但畫完後，他認為非常滿意，所以表示：畫不送了，但是可以「特價」賣給李錫奇，但是李家當時因剛添購房子，手頭拮据，所以未能留下畫，以致於畫落別人家。



6-14 席德進 李德畫像
素描 36.5×26公分



6-15 席德進 李德畫像 1971年 油畫 80×90公分（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6-16 母子畫像對照圖 (翻拍自席德進紀念全集II 油畫)

●但是席德進畫像是要選人畫的，如果對方輪廓凹凸明顯，又具有青春的活力，他便會主動去畫；如果是長得平凡不合他的喜好，他一輩子也不會想要去畫。

●回國後的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席德進努力探索現代中國繪畫的發展方向，他內心的掙扎都表現在畫面上。一九六九年席德進的「歌頌中國人」系列，畫出鄉下老太婆、舊廟前的老人，這群經歷過人間滄桑的老人，配上以硬邊或歐普藝術的幾何造形與色彩平塗，形成一種奇妙的東方與西方的遇合。



6-17 席德進 阿婆（老婦）
1969年 油畫 108×79.5公分（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18 席德進 蹲在長凳上的老人(廟前老人) 1976年 油畫 101×91公分
席德進用鮮亮的顏色，畫出「中國人系列」，熱辣色彩結合台灣鄉野隨處可見的老人，竟也顯得相當自然。



6-19 席德進大跳現代舞，充滿動力與生氣，可以由此看出席德進活潑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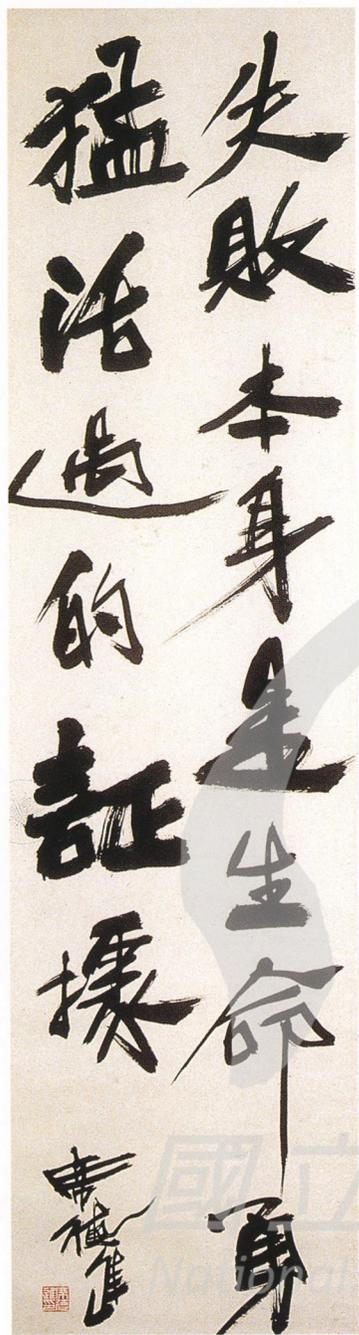
6-20 席德進 自畫像 1972年 油畫 107×132.5公分（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21 席德進 群牛 1969年 油畫 54×90.5公分（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 席德進這幾年來畫風的轉變，無非也受著潮流的影響。但是在潮流的牽制中，他慢慢發現自己真正最適合以寫實的畫風表達，那些興風作浪的藝術流派在他內心逐漸沈澱了下來。一九六九年他終於結束了歐普、普普或硬邊藝術的探討。在結束的同時，他也以寫實風格畫出「群牛」，畫中沒有東、西融合的困擾，也沒有時尚風潮的制約，回到自然，回到鄉土，走鄉土的寫實路向，是他嘗試了多種畫風後的抉擇。他一但回

到了自己的鄉土，就再也無法按捺住生命的慾望，他無孔不入的遊走在台灣窮鄉僻壤的鄉下，尋找他心中的最愛，無論是曬黑了的鄉下人、曬紅了的古厝或愈曬愈舊的古甕等民間藝品，他像瘋子般的拼命挖掘著。以前他專注於國外美術畫派理論的研究與思考，現在他覺得任何學理都應該轉化成生命的體驗，他整日穿梭在古屋、鄉下人與民藝品之間，為的是記錄下它們的容顏，也等於是記錄下自己生命勇猛活過的痕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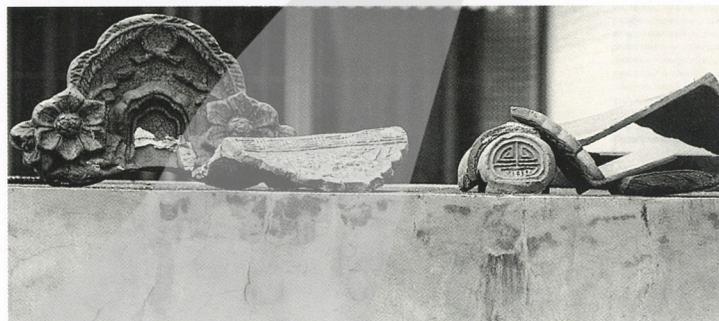


6-25 席德進 書法

很多人以為「失敗本身是生命勇猛活過的證據」是席德進說的，它事實上出自熊秉明先生翻譯的存在主義者沙特原著，有關雕刻家傑克梅第「絕對的追求」譯後記。席德進曾再三捧讀此文，並摘錄這段文字寫成長軸自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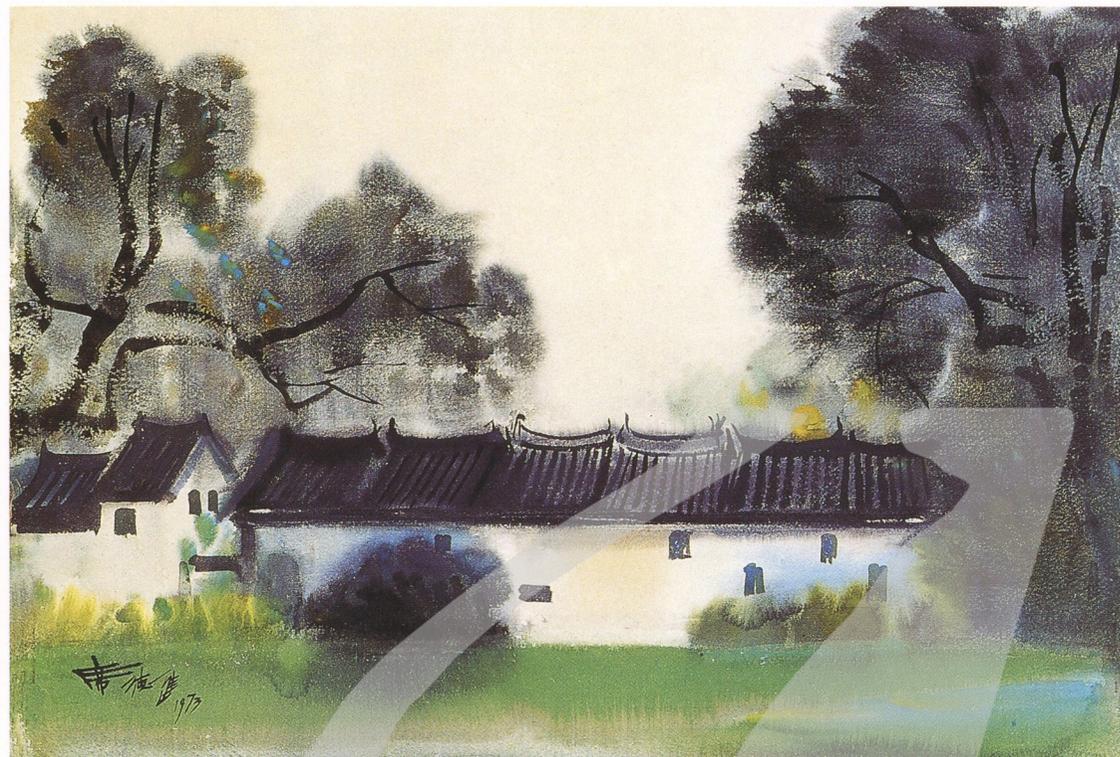
6-22 席德進與他所蒐藏的台灣民藝品



6-23 席德進狂熱的喜愛民間藝品，圖為他搜集的琉璃瓦殘片
(雄獅資料圖片)



6-24 圖為席德進蒐集的老罇甕 (雄獅資料圖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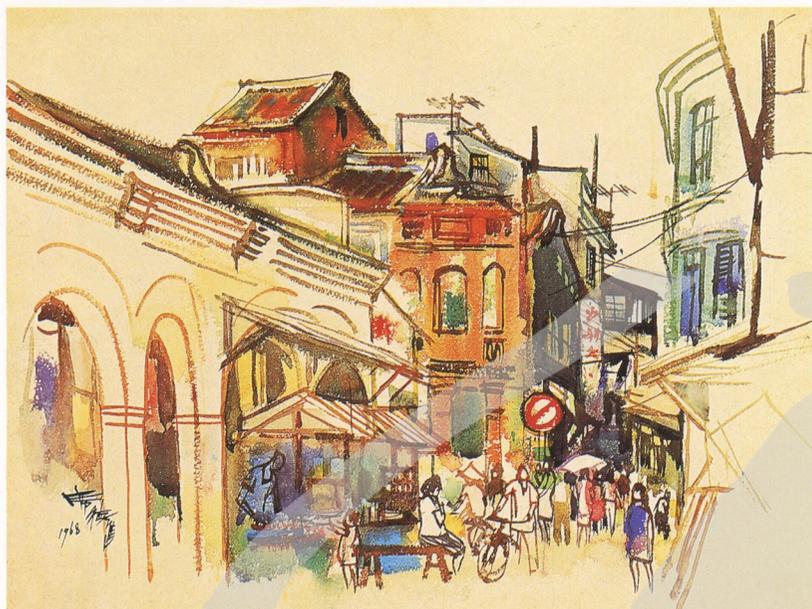
6-26 席德進 古厝 1973年 水彩 57.5×79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27 席德進 民宅 1973年 水彩 56.5×78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1969

- ◆ 席德進赴日，發現一種本畫仙紙，適合戶外寫生用
- ◆ 席德進開始練習中國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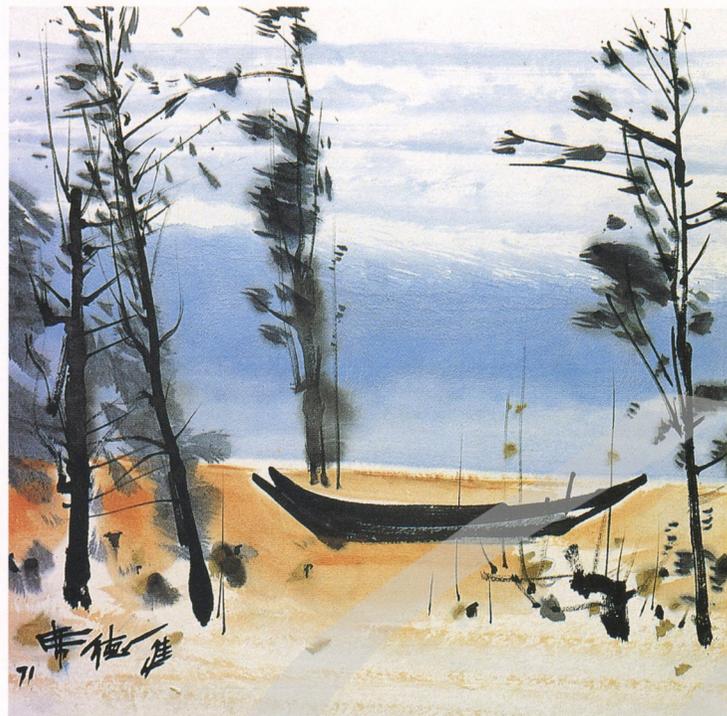
6-28 席德進 街景 1968年
水彩 56.3×75.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席德進自旅居巴黎後，就開始大筆渲染或直接以水彩線條描繪，形成自成一格的「畫中帶線」的水彩畫風，回國初期的作品仍保有此畫風。

● 一九六九年席德進去日本參觀博覽會，發現一種日本宣紙，是日本畫家戶外作畫時攜帶用，這種「本畫仙」紙堅硬平坦，又吸水，不但可以畫水墨，也能畫水彩。席德進以前就認為中國宋代的潑墨畫法也是一種水彩畫，大筆渲染而下，淋漓一片的中國潑墨畫法與西洋水彩的渲染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因此席德進早已注意到中國古代大師的潑墨法，旅居巴黎時也留意當代畫家張大千的潑墨作品，他也開始用大筆渲染。不然就是以水彩線條直接描繪景物，畫面渲染較少，常常留白，形成他自成一

格的「畫中帶線」的水彩畫風。所以當他遇到這種既可畫水墨也能畫水彩的畫紙時，激發他將平日所關心的水墨與水彩結合在一起，一九六九年以後的水彩，畫面的線條較為精簡，更注重畫面的渲染效果與整體氣氛的營造。這種因材料的改變而使他掌握到水彩與水墨的特殊效果，正逐漸在他日後的水彩或水墨創作上產生重大的主導力量，也影響他日後以大自然寫生，遠離世俗塵囂，追求一如中國文人畫的意境與心境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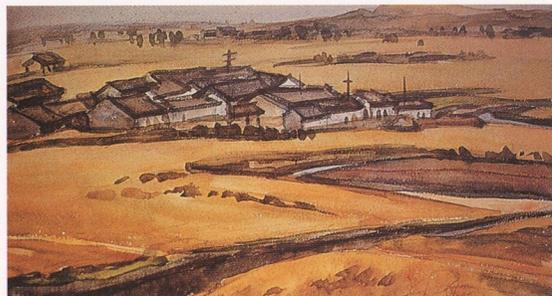


6-29 席德進 香山海邊
1971年 水墨 86.4×86.4公分

席德進的作品記錄了相當多台灣西部海岸景色，並忠實呈現在海風中搖晃的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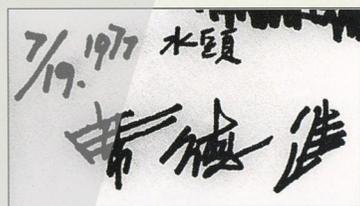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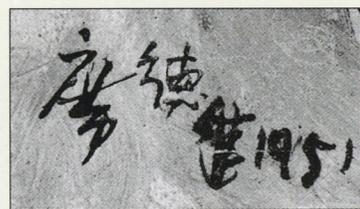


6-30 席德進 山
1971年 水彩 53×45.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31 倪貽德 金色的田野
1949年 水彩 39.5×24公分 (鄭惠美女士 提供)

●同年(1969年)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他開始練習中國書法。若要追溯席德進由畫線條到寫書法的歷程，可以從學生時代他欣賞倪貽德老師畫中帶有剛勁線條的繪畫作品，加上林風眠老師要他以線去表現物體，而不要追求光影，所以在大陸杭州藝專時期就勤練線條的席德進，來到台灣仍然照練線條。在嘉義中學任教時，他便時常把舊報紙釘在門板上，用毛筆畫橫線、直線或圓圈。來台北後，看到畢費剛勁的黑色直線，激發他在一九五七年以後的作品，線條變得更為勁直，有時連簽名也模仿畢費簽在畫面中央，出國後他的許多建築風光速寫如淡彩，線條都拿捏得很準確。一九六八年他終於體會「畫水彩畫，在用



6-32 席德進簽名
由席德進1951年、1971年、1977年三個不同時期的簽名，可以看出席德進苦練書法後的線條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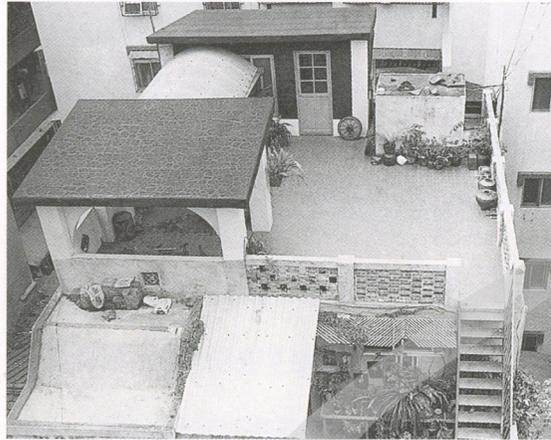
線條方面，書法大大地幫助了我們。」於是他再也不放過努力研習中國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智慧結晶——書法，他開始把西方機械式的線條，化成有粗細變化，具有黑色與韻律的線條美感，那是中國書法與西方線條不同的地方，它的畫開始產生了另一種風貌。

●席德進著迷於古建築之後，不但拍照、畫速寫、水彩、又畫水墨，更想居住在裡面，享受一個充滿人性空間的住家環境。他甚至把自己的公寓設計得古雅別緻，在鐵門上鑲上回字紋的窗櫺，畫室與廚房之間砌了一道彎光門及一個圓窗，加上堆積了滿屋的民間藝品，散透出一種親切又溫馨的氣氛，與其說他是懷舊，不如說他想尋回那種今日工業社會失去已久的悠閒與恬靜。當他還在巴黎遊蕩時，舉目所見的西洋建築使他內心湧起一股莫名的抗拒，而台灣的廟宇、飛簷、紅磚、馬背，那些燦爛的色彩，便開始湧入他的夢中，呼喚著他。他覺得這些歷經風霜的古屋是台灣獨特的情調，散發著東方敦厚樸實的美德。他強調這些住居是老祖宗幾千年來所找到最適合中國人心境的环境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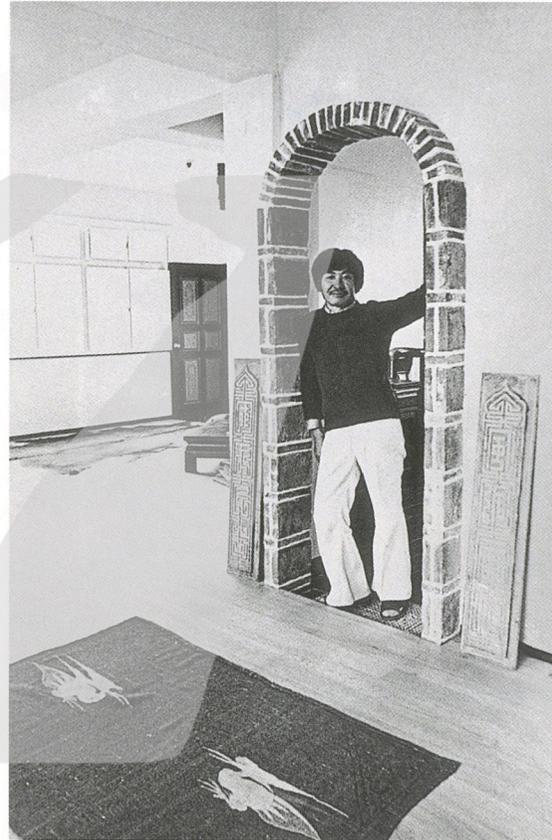
●席德進對古建築的呵護感動了周遭的朋友，尤其是年輕的學子，每每因他動人而誇大的演講、美不勝收的精彩幻燈

片、或是由他帶領的實地勘察中，昂揚起一顆顆炙熱、沸騰的心，讓他們知道如何從台灣的生活環境中去看自己的文化，從台灣的土地上去建立認同自己家園的情感。尤其是戰後台灣受到歐美文化的衝擊，年輕一代早已不知自己的文化傳統，席德進用他的熱情，感召了青年朋友，帶動了尋根的鄉土熱，在時代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於是七〇年代以後他的畫面充滿著昂然矗立在天地之間的古厝、古廟，空茫、蕭瑟的青山，或空蕩、淒寂的河水，似乎是他對現實生活環境粗陋、鄙俗的一種抗爭，他相信他不是一個舊文化的依戀者，也不是新文化的拒絕者，只是當古老而美好的東西不斷的被銷毀殆盡，他再也不能坐以待斃了。當他得知彰化孔廟將要被改建為商業大樓，他熱血沸騰公開演講又撰文鼓吹保留古建築，勇敢的為捍衛古蹟而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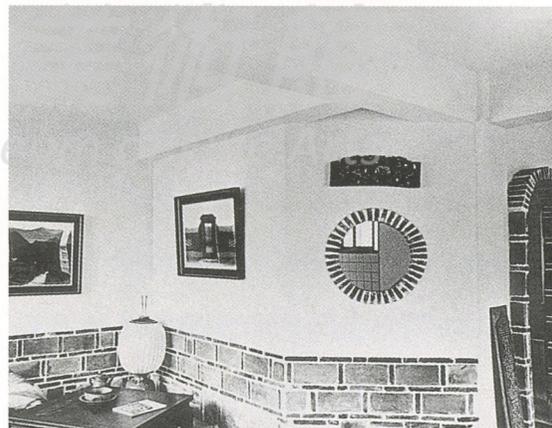
6-33 席德進畫室兼住家
是位於新生南路的一幢公寓頂樓 (雄獅資料圖片)



6-35 席德進站在松江路家中的彎光門前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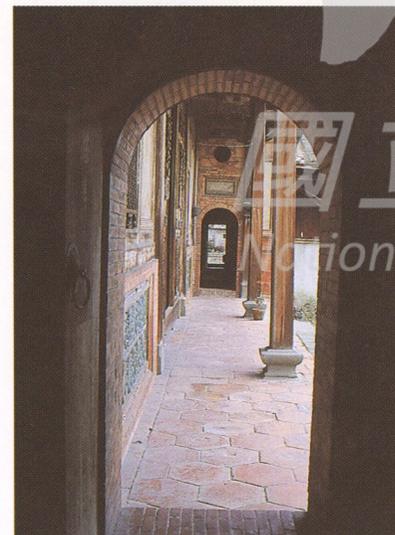
6-34 席德進新生南路住家一景，
擺置著他蒐藏的民藝品



6-36 席德進松江路古雅別緻的住家



6-37 席德進在新北投「李阿目別墅」，透過幻燈片向雄獅美術讀者介紹「我的藝術與台灣」 約1971年底



6-38 南投竹山敦本堂
席德進住家的門同敦本堂的彎光門一般，散透出親切又恬靜的氣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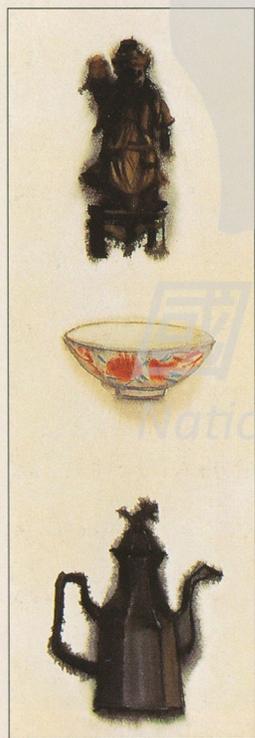
6-39 台灣傳統民房，在現今台灣鄉村亦可見到 (1996年攝影)



6-40 席德進 布袋戲木偶 油畫 37.5×45.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民間美術充滿了無窮的魅力，因為它是來自廣大民間百姓的審美心理。鮮活而多樣的民間美術包括平面造形的木刻、版畫、剪紙、刺繡、織錦、印染、民間繪畫及立體造形的泥塑、竹木雕、石雕、陶瓷、風箏、皮影、燈籠、糊紙等等，它們都充滿了生鮮的活力。尤其民間美術講究圓滿完整，透露著中國人求吉祥、幸福及子孫綿延的生命態度。

台灣的民間美術是由廣東、福建移民所帶進來，經過時代的變遷及台灣的地理環境、氣候與經濟因素，台灣民間美術的色彩特別豔麗，造形與構圖，往往成為許多藝術家學習的對象，他們汲取民間美術的活力，把民間美術的精神及特色，融入自己的畫中，表現出來的作品具有純真、簡練、鮮活的特質。



6-41 席德進 古物
水彩 100.5×34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42 席德進 椅 水彩 100.5×67.5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43 席德進 古物
水彩 100.5×34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1974 ◆ 席德進著《台灣民間藝術》由雄獅圖書出版

1977 ◆ 席德進到金門寫生

● 從他一九七六年所畫的竹東彭屋、清水楊家大門，一九七八年的彰化永靖餘三館，我們品味畫中那神采飛揚的屋宇、威武不屈的氣勢、強有力的曲線、樸厚的體積、溫暖的色彩、人性的空間……，就可感受到席德進熱愛民族文化的情懷，難怪他說古屋指引了他繪畫的道路，台灣的古屋成為他汲取不盡的靈感泉源。這些隱藏在鄉村蔓草中，無人疼惜的台灣古屋，此刻成為最令他沉迷感動的人間摯美。他對古屋的熱愛使他於一九七七年訪問金門時，建議金門成立一座民俗博物館，也使他在一九七八年時大力呼籲政府保存台北林安泰古宅。他就是這麼一位對藝術和生活都很真誠的人，也是性格鮮明的畫家。

● 由於他對古建築的熱愛，他以一位畫家細膩而敏銳的情思寫成「台灣古建築的體驗」七篇文章，細訴台灣古屋自然的曲線造形、活潑有趣的空間結構、陽光穿梭的窗櫺設計、親切迎人的古屋大

門及變化多端的花砌磚牆。席德進名副其實的成為一位研究古屋、畫古屋、寫古屋的專家，甚至他還常常在嘴邊唸著，如果能讓他重來，他要去讀建築系。雖然他沒當過建築系的學生，卻是建築系的老師，課堂外他常帶著學生去目睹古屋的風采。

● 其實席德進散發出來的魅力比古屋還迷人，就有一次一位女學生在演講會中問他為什麼不結婚，他理直氣壯的回答：「有人聽說塞尚的兒子是誰嗎？塞尚身為現代繪畫之父已經足夠了，不一定要為人父。」虧他想得出來這麼冠冕的理由。如果三、五好友在一起，朋友關心他，怕他寂寞，那時他不結婚的理由又是另外一套：「藝術家如果結婚了有了伴，他的一半便是別人的，自己只剩下一半。」難怪他像是一隻孤飛的老鷹，獨來獨往。不過，結婚到底會不會妨礙他的創作呢？他到底是在逃避現實，還是為藝術而終身未娶呢？



6-44 席德進 古竹椅 油畫 1977年 112×90公分

席德進除了著迷於台灣傳統建築，也蒐藏台灣民藝品，在住處堆滿他從各地找到的民藝品，他也以此畫了不少作品。



6-45 席德進 林安泰古宅 水彩 55.6×76.2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46 席德進 竹東彭屋 1976年 水彩 76×57公分



6-47 席德進 彰化永靖餘三館
1978年 水彩 57×76公分
創建於清光緒十年，
完成於光緒十七年的餘三館，
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十大名宅之一。
全館為三合院形式，
混合閩南與粵東的傳統建築特色，
造形典雅，現被列為三級古蹟。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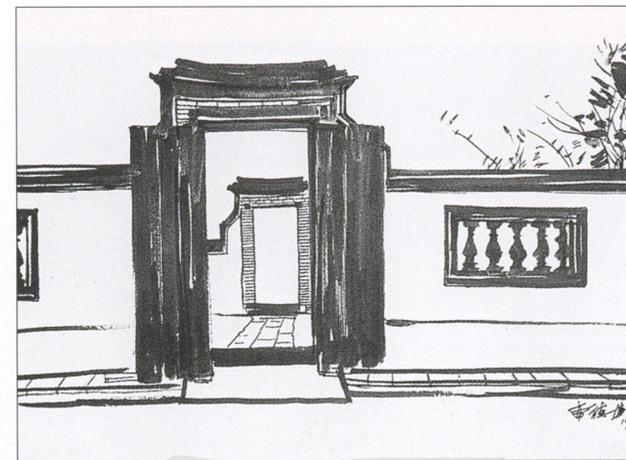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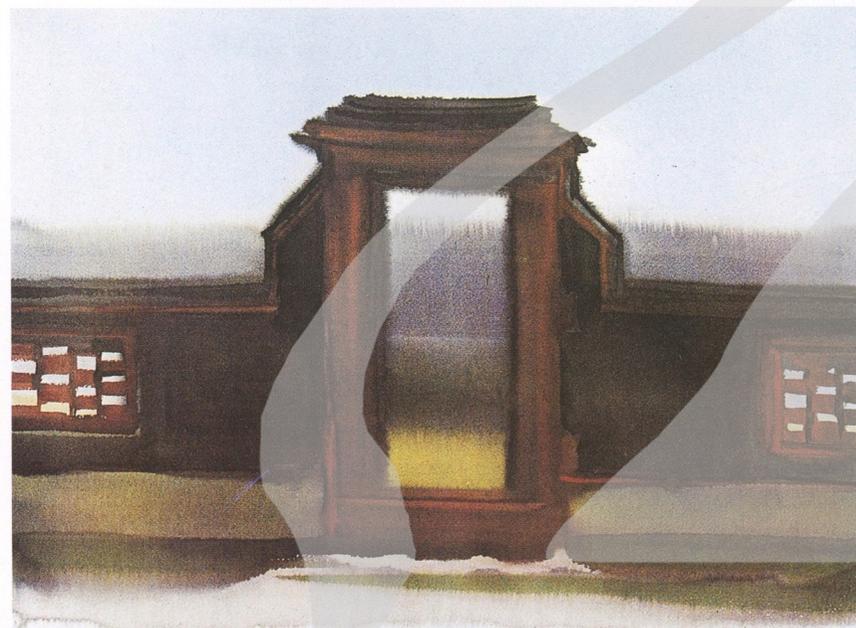
席德進 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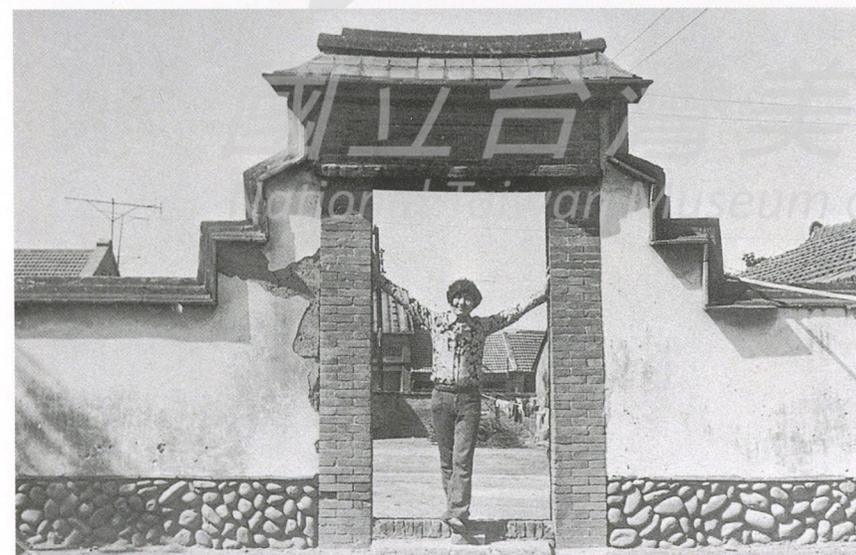
6-48 席德進 廟前 水墨 1972年 67×81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49 席德進 古建築速寫——
清水楊家的雙重大門 1976年



6-50 席德進 清水楊家大門
1976年 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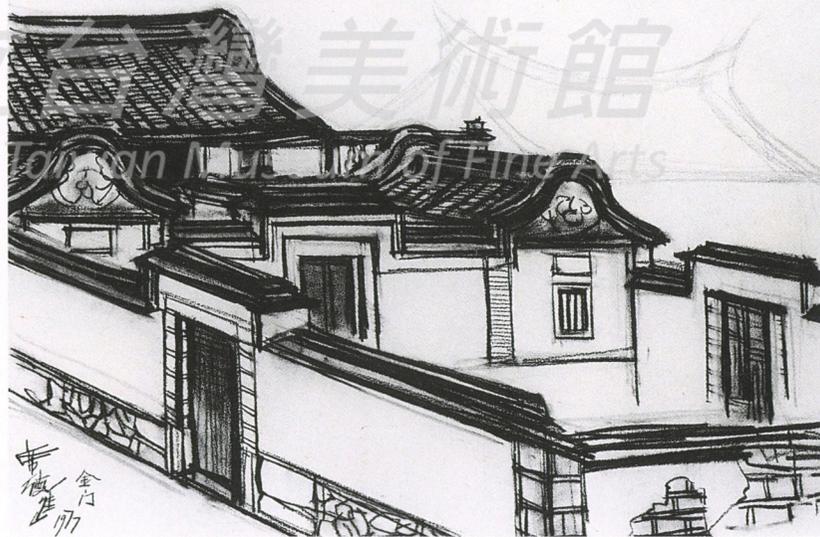
6-51 席德進站在苑裡環翠堂前留影
席德進最欣賞苗栗苑裡環翠堂大門，
認為牆簷的線條簡潔有力，
造形既現代又古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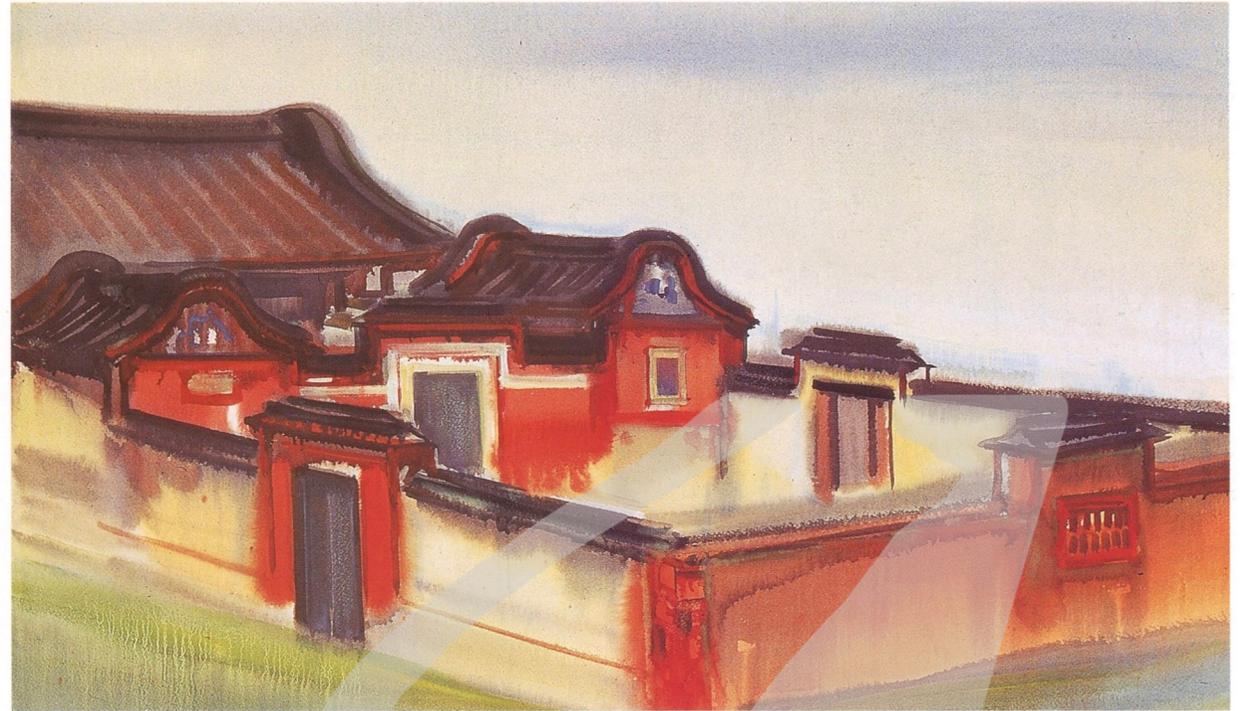
6-52 席德進在金門古廟前 1977年
一九七七年席德進訪問金門，
建議金門縣政府成立民俗博物館，
後來縣政府果然選擇
山后的王氏十八棟大宅，
設為「金門民俗文化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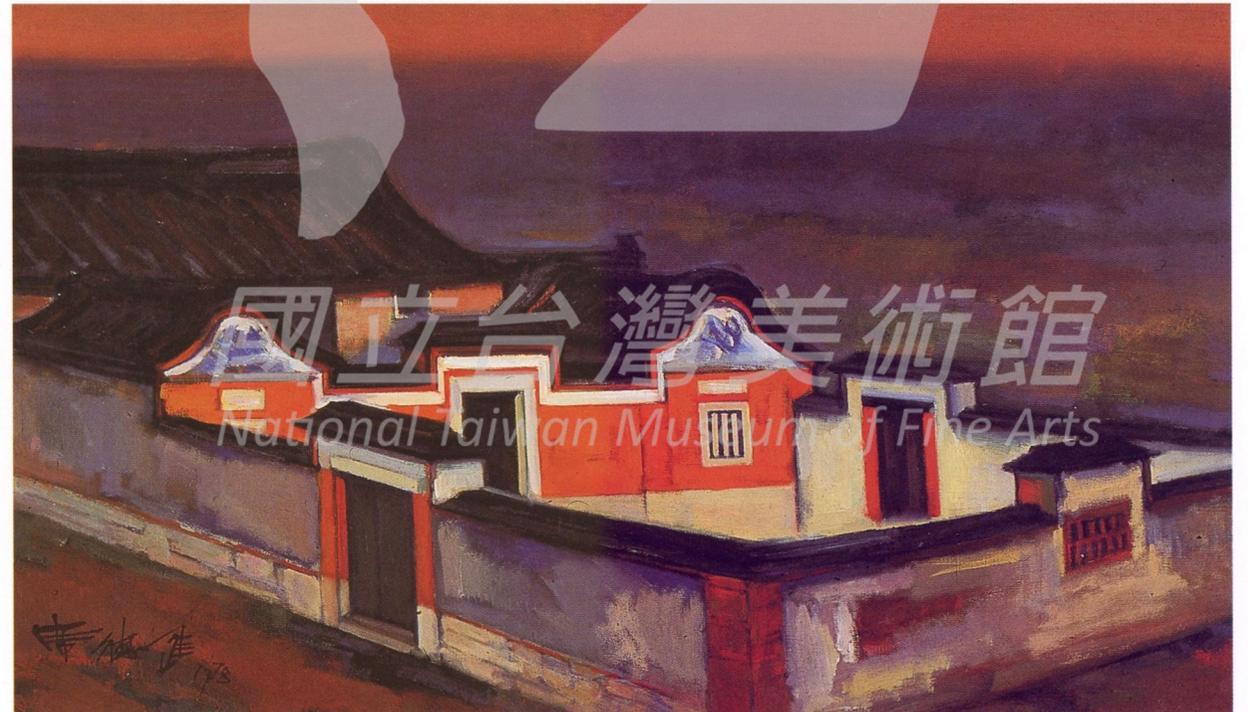
6-53 席德進 金門老人素描
一九七七年七月，席德進到金門
訪問，在一個老人茶館中，見老
人吹簫、彈二弦琴的姿態很可入
畫，於是速寫下這幅作品。



6-54 席德進 古建築速寫——
金門 瓊林民房前院 197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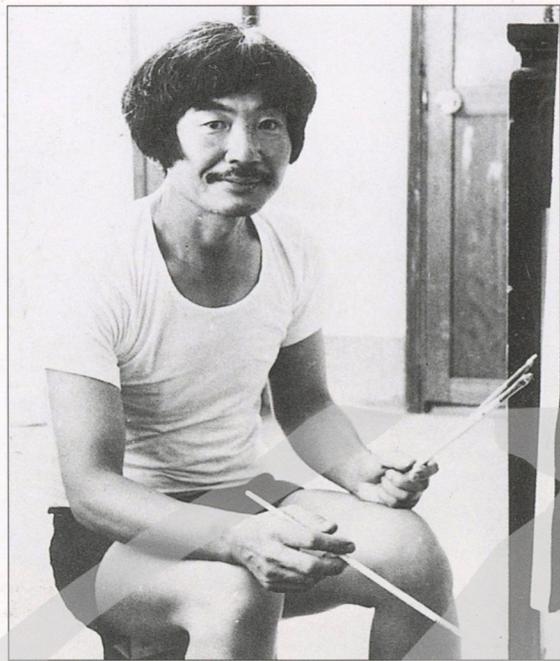
6-55 席德進 金門古厝 水彩 64.3×102.3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6-56 席德進 金門屋 1978年 油畫 69×106公分 (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6-57 作畫中的席德進

●他何嘗不希望自己也和其他一般人一樣，有家、有妻、有子，過一種正常的生活。他需要朋友的關愛，但他更需要同性愛情的滋潤，對男性身體青春形象的渴望，成為激發他創作的原動力。他甚至毫不諱言的說出：「我喜歡男人。」他是一位很真實耿直的人。他對男性的愛慕與心思及對青春的禮讚都流露在他的裸男畫面上，當他記錄下他們的青春之美時，也同時是記錄自己生命的青春與情感的告白。「這個世界很可惡！我們恨一個人時可以公開的罵他、打他，然而我們愛一個人時卻只能偷偷摸摸，

不能光明正大的去愛！」當他說出這句肺腑之言時，我們是否能體會出他內心的無奈與痛苦呢？

●七〇年代的席德進，生命正經歷著一次變動，他不安的情感，似乎慢慢的沈澱下來，對生命也有一番不同的體驗。他從斑駁的古屋中看出一種永恆的韻律、純粹的美感，那就是直線、弧線所構成的美感，他的心境也開始返璞歸真，他的藝術逐漸回歸到他的母體文化。他開始有心的去探索中國藝術的古典美感，他在書法與水墨的天地中，修鍊自己，淨化自己。

6-58 席德進 裸男之五速寫



6-59 席德進 裸男之四速寫 1976年



6-60 席德進 青年裸像 1974年 油畫 107×133公分
中國式的桃形臉孔，坦率而大膽熱情的大眼睛，黃金般閃耀的結實肌膚，這是席德進歌頌青春的獨特方式。



6-61 席德進 菲律賓漁夫 1977年 油畫